

АЛЕКСАНДР I

外国著名帝王传记系列

亚历山大一世

〔俄罗斯〕亚·阿尔汉格爾斯基 著
刘敦健 译



亚历山大一世皇帝无疑可以被称为19世纪俄国帝王中最难以猜度和最矛盾的人物。他赞成共和政体，却在俄国皇位上待了四分之一世纪。他战胜了拿破仑，解放了欧洲，以洪福齐天的亚历山大的名号载入史册——然而同时代的人及后来的史学家和作家却责备他软弱、伪善，还有其他一些有损帝王声誉的毛病。最后，他去世的情形也令人费解。著名作家兼政论家亚历山大·阿尔汉格爾斯基在本书中讲述了亚历山大皇帝之谜。

外国著名帝王传记系列

АЛЕКСАНДР I

亚历山大一世

〔俄罗斯〕亚·阿尔汉格爾斯基 著
刘敦健 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美艳

装帧设计：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历山大一世／〔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基著；刘敦健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

ISBN 978-7-01-009569-1

I. ①亚… II. ①阿… ②刘… III. ①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
人物研究 IV. ①K835.12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9008号

© Александр Архангельский, 2006 г.

本作品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代理取得，
由人民出版社独家出版。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8-4461

书 名：亚历山大一世

YALISHANDA YISHI

著 译 者：〔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基 著 刘敦健 译

出版发行 **人民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编 100706）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邮购电话 (010) 6520042 65289539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7 插页：24

字 数 454千字

印 数 1—2,500册

书 号 ISBN 978-7-01-009569-1

定 价 59.50元

目 录



第一部 祖孙情缘 1

是沙皇还是孩童? / 1

名字、姓氏和父名 / 4

宗教信仰 / 7

教育 / 10

居住地点 / 12

身体、心灵和服装 / 15

时间呀,前进! / 19

首倡者 / 23

爱情 / 31

友谊 / 35

“我离开了祖母……” / 39

第二部 身不由己的弑君者..... 45

第一章 亚伯与保罗 / 46

亚伯法师 / 46

年轻的朋友和年老的敌人 / 50

亚伯与帕连 / 56

全俄罗斯的总统 / 57

父与子 / 60

布鲁图与阿列克谢 / 69

亚伯, 保罗在哪儿? / 75

第二章 处死后的早晨 / 77

忒弥斯的叭喇狗 / 82

“我的前面没有目标……” / 86

土地和自由 / 88

自由主义君主制反对保守主义革命 / 94

第一执政和最后一位沙皇 / 99

蒂尔西特 / 105

第三章 统治者和法官 / 108

“你当我们的总统吧……” / 108

最优雅的男子汉 / 117

继承者和实施者 / 125

古代制度的维护者 / 130

第三部 大转折的一年 137

彼得大帝的“秘密遗嘱”? / 137

都怪日历不准确 / 138

通过互相通信的方式 / 145

从佩尔胡什科沃赴克里姆林宫途中 / 148

胜利者的领袖们 / 150

奇怪的接近 / 158

纵火者 / 170

教堂沉浮录 / 176

第四部 帝王们的首脑 181

第一章 法学博士 / 181

给世界以和平 / 181

“把胜利奉献给上帝” / 185

众王之王和世纪智多星 / 187

皇帝,皇子,国王,王子…… / 190

小妇人克吕德纳 / 194

皇村学校的兄弟情谊与神圣同盟 / 199

第二章 前夜 / 205

难道我不是国王? / 205

历史编纂学家 / 208

华沙演讲 / 219

沙皇,诗人,公民 / 225

第五部 IGNIS FATUUS:磷火235

心灵专政和愚民部 / 235

维护秩序的军队 / 245

伟大的土耳其人 / 248

漂泊者和不爱出门的人 / 255

老卫道士 / 258

野兽猞猁 / 265

帝王的卫士 / 267

“未婚妻”费奥多西 / 273

“甭管这些了,跑吧……” / 276

古里耶夫的粥 / 280

最恶毒的暗号 / 286

第六部 退位者293

第一章 人民默默无言 / 293

“上帝的声音” / 293





第二章 在期待退位中逃亡? / 302

可怜的疯子 / 302

“我可千万别发疯” / 303

问题的历史 / 308

心爱的女人 / 311

“我能够避免神经错乱” / 316

“我们见证了怎样的事情啊! ……” / 318

三件不可靠的史料 / 325

勇士奋不顾身 / 333

第七部 首位与末位 337

瓦尔拉姆与约阿萨夫的故事 / 337

长老的圣洁宝鉴 / 338

我是这样逃亡的…… / 341

在争论中被湮灭的真相 / 346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不是费奥多尔·科兹米奇长老 / 3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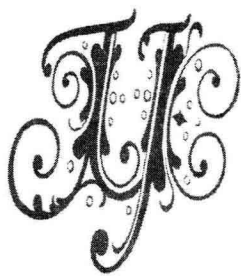
没有冒名顶替者的冒名顶替 / 365

费奥多尔·科兹米奇长老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 374

代结束语:生命在延续 383

注释 391

亚历山大一世皇帝生平年表 423



第一部

祖孙情缘

(抚育传奇)

“这场水灾中城里只有利捷伊区和维堡区幸免于难；在被水淹没的那些地区，洪水停留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一些船只被冲到岸上。一条小商船游过冬宫旁边，越过了石砌的堤岸……几乎所有的街道，甚至涅瓦大街，人们都得划着小舢板通行。许多篱笆和栅栏都被掀翻；一些小木屋因受到剧烈的摇晃而东倒西歪；甚至还有几座小不点儿的简陋的茅舍沿着水面疾速漂过，一间农家小屋径直漂到了河对岸……这场大水是夜间发生的，因此有许多人和牲畜下落不明。”

当时的人关于 1777 年 9 月 10 日

彼得堡洪灾的记载¹

是沙皇还是孩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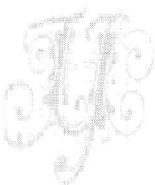
1777 年。

12 月。12 日。

10 时 45 分。

圣彼得堡。

俄罗斯王位继承人帕维尔(保罗)·彼得罗维奇的德裔妻子、大公夫人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生下了她的头生儿子。



“这件平安顺遂的大喜事由彼得保罗要塞和海军要塞鸣放 201 响礼炮昭告了首都居民,而在宫廷大教堂里人们屈膝下跪进行了感恩祈祷。”(《圣彼得堡新闻》,1777 年)

“……可惜的是女巫已经不时兴了;她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赋予婴儿任何能力;我真想给她们送上厚礼,然后悄悄地附耳对她们说:女士们,顺其自然,让他顺其自然一点儿吧,其他的一切将来的阅历几乎都能给他办到。”(叶卡捷琳娜二世致经常与之通信的格里姆的信,1777 年 12 月 14/25 日〔1〕)²

……神灵们一个个驾着祥云
从天上飞集到他的身边——
每一位神灵都把礼物
送到新生婴儿的睡篮:
这一位把雷霆交到他手上,
保佑他来日决胜在疆场;
那一位授予他科学与艺术,
但等他给这世界披上靓装……
但是那最后的一位天神
则是把美德植入他的心灵:
“你要善于驾驭自己的激情,
身居王位,做个品德高尚的人!”

(加夫里拉·杰尔查文:《贺北国皇室少年诞生》,约 1779 年:“这首寓言诗系为 1777 年 12 月 12 日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皇帝陛下华诞而作,是日阳光明媚如春……”)³

在俄罗斯,沙皇受人爱戴,但对他的要求也很严。要成为一位不仅有其名,而且有其实的俄国沙皇,单靠出生在宫廷是不够的。需要确认自己是“自古以来”就被选定要登基为王的;而且最好是要有沙皇的标记。整个背上有一块鹰形的胎记,太阳的象征,或是胸毛呈十字架形。

1822 年,小市民斯塔尔采夫向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皇帝陛下报告他在西

〔1〕 14 日指俄历(儒略历),25 日指公历;18 世纪时俄历与公历相差 11 天,19 世纪则相差 12 天。(按:本书每页脚注用〔1〕〔2〕〔3〕……标出,均为译者所加;用数字 1、2、3……标出者为原书尾注,附于书后。)

伯利亚会见克拉斯诺亚尔人阿法纳西·彼得罗夫的情形：“……我知道在他身上，在背后两块肩胛骨之间有一个文身的十字架，这种十字架除了皇上以外，您的臣民中任何人都不可能，因此可以确信，他的胸前也应当有这样的十字架；而他身上既然戴有这样的十字架，他就不会是平民百姓，也不会是贵族，恐怕就是皇帝陛下您的令尊大人……”⁴

这个报告被呈送上去。彼得罗夫被送到首都，官方对他进行了查验，对他肩胛部的什么东西觉得看不顺眼，便把他跟小市民斯塔尔采夫一起流放到托博尔斯克市。

又过了几年。1844年农民克柳金在澡堂里碰上了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亲王^[1]，认为自己作为臣民有责任向尼古拉一世报告：“……他的胸前长满了胸毛，呈十字架形，非皇室血统的人谁都不会有这种现象……”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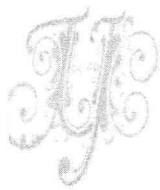
但是在1777年，胸前长毛的事还为时尚早。这个婴儿就连头上也几乎没有什么毛发。他的王国的界限是柳条编制的睡篮四周的围栏。这个王国里通常没有什么人冒充沙皇，因此也就无须加以证明。这里每一位都是应邀而来，每一位都是天降大任。

睡篮放在冬宫那并不静谧的静室里。窗子总是开着，在规定的时间内附近的码头上会响起齐鸣的炮声。婴儿的左耳逐渐变聋（耳聋是后来发现的），不过他也逐渐习惯了这种摧肝裂胆的历史的乐曲。他的皮肤在穿堂风的吹拂下逐渐变得粗糙，让他感到历史是冷冰冰的，谁也无法避开它。有什么办法呢？他应分得到的是北国的都城，宫殿是冬宫，只有游玩憩息的花园是夏园。

他还不会说话，但他已经列入了国家的长远规划之中。人们把他裹在襁褓里，给他洗澡，安排他睡觉，这都不是例行公事；不，为他所做的每一个举动都是有意义、有目的的，都值得探究。

睡篮是固定的，不能摇晃——这和先前的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用来摇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让他入睡的摇篮不同。叶卡捷琳娜很不喜欢儿子帕维尔（保罗），但却十分喜爱孙子亚历山大。冷冰冰的浴盆（洗澡的水头一天晚上送来就不再加热）跟伊丽莎白使用蒸汽浴的教育主张相矛盾。一双小脚不穿袜子，令人喜爱的小衣服（“很短的小衬衫和十分宽松的编织的小坎肩”——叶卡捷琳娜致格里姆的信），这些都有意让人想起当年帕维尔被裹得严严实实造成

[1] 实际上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大公已于1831年去世。



的令人沮丧的后果。亚历山大“从不感冒,长得胖嘟嘟的,个儿大,很健康而且非常快活,牙齿一颗都没长出来,几乎从来都不大声哭叫”(引自同一封信)。

名字、姓氏和父名

未来的俄国沙皇跟任何人一样,降临人世时一无所有,连名字也没有。但是,按照与生俱来的权利,按照世系相传的权利,他是有姓氏的。

罗曼诺夫家族并不是俄罗斯贵族家族中最古老的一支;1825—1826年间,沙皇在远离首都的地方去世的消息引发了许多传说,其中有这样一则传说,是一个名叫叶夫多基姆的乐队士兵讲给他“最亲爱的朋友”听的:

“有一次沃龙佐夫伯爵对皇上说:‘你们那个罗曼诺夫家族算什么呀,传世至今只有一百四十年,可是我的伯爵家族有九百年的历史,因此我应该当沙皇,而你则是僭称王。’这位伯爵制定了共济会法规和共和国法规。他已经做好了金线绣的旗帜,并在旗帜上把俄罗斯国家的皇冠翻了个底朝天。他想当共和政体的国王。”⁶

亚历山大一世不想当共和政体的国王(毋宁说是身居王位的共和派)。他也不打算把俄罗斯国家的王权翻个底朝天。(不过,也许他真的把它翻了过来。)他只不过出生在罗曼诺夫家族,也就是说,菲拉列特^[1]牧首蛇一样的圆滑机智,少年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1]鸽子一样的温顺柔弱,彼得一世的雄才大略和叶卡捷琳娜欲与凡尔赛宫媲美的气魄对他来说都不是事不关己,都不可冷眼旁观。他出生在罗曼诺夫家族,因此,彼得大帝杀害儿子,叶卡捷琳娜大帝纵容别人谋杀她的丈夫,这些事对他来说都是血亲遗产中的血腥的部分,是家族欠下的债务。他出生在罗曼诺夫家族,因此同欧洲大部分掌权的王室尤其是同德国一些王室结成了姻亲。

1777年。

同月。20日。

在冬宫大教堂里,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忏悔神父约安·潘菲洛夫举

[1] 菲拉列特(约1554/55—1633),俄罗斯牧首;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1596—1645),菲拉列特之子,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代沙皇,因病弱无能,把治理国家的权力交给其父菲拉列特,后又交给大贵族。

行了洗礼仪式，给王位继承人的儿子取名为亚历山大——这是为了纪念正教圣徒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公。女皇成了他的教母，缺席的教父则是罗马皇帝约瑟夫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

……过了一段时间，婴儿领地的边界也扩大了。他侧身躺在一张十分宽阔的小铁床上，垫着皮垫子，像沙皇一样逍遥自在。小床还是在冬宫那一套静室里。冬宫在彼得堡的中心。俄罗斯即或不是世界的中心，也应当成为世界的中心。而且一定会的。这是祖母的构想，跟她本人一样，气势磅礴而又壮观。孙子们——首先是长孙——是这个构想的一部分。任何东西都不能阻碍这一构想的实现。有障碍就要清除。

第一个障碍是配不上婴儿、也没有列入构想的父母。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和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未蒙恩准，无法经常跟儿子们见面。后来，当他们想带着孩子们去欧洲游历时也未能获准。相反，当亚历山大和他的弟弟康斯坦丁（1779年4月27日出生）要随叶卡捷琳娜去克里米亚时，其父母刚一表示反对就受到严厉申饬，要他们注意自己的权限。父母的任务就是生孩子，其他的则不关他们的事。

然后必须用无法抗拒的抚爱软化幼儿稚嫩的心灵，用软绵绵的、散发着香甜味道的手把这块黏土揉软，把它捏成需要的形式，时机一到就加以烧制，进行淬炼，让它重新变得坚硬。叶卡捷琳娜致格里姆的信件贯穿着一个基调——对长孙个性的掌控和对这种掌控的陶醉。

“我能够随心所欲地塑造他……”（1779年5月2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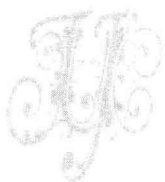
“……人们对我说，我正在把他培养成一个逗人开心的男孩，我想要他做什么他就会做什么……所有的人都嚷道，祖母正在创造奇迹，所有的人都要求我们继续一块儿玩”（1779年7月5日）；

“……这是个逗人开心的男孩，不管我做什么他都接受，而且感到快乐……”（1779年7月14日）；

“……奶奶的话对我们来说最为珍贵，我们对它最相信”（1780年9月7日）。

但这一切都是后来的事。在叶卡捷琳娜选定的道路上，第一步便是起名字。

对于自己的选择，女皇是这样向格里姆解释的：“大公夫人刚刚生了一个儿子，为了纪念圣徒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孩子得到一个响亮的名字：亚历山





大……Aber, mein Gott, was wird aus dem Jungen werden?^[1]拜尔和特里斯特拉姆·申迪神父安慰我,申迪认为名字对它所表示的物体会产生影响。这个傲慢的家伙!至于我们起的名字,它早已名闻遐迩:就连某个斗牛士也用过一个名字!”⁷

这种说法有多么美妙,也就有多么平庸:它把一位圣徒和“某个斗牛士”充当庇护圣者的资格相提并论了。

事实上一切都要复杂得多。

在18世纪的“钦定教堂日历”的男性名字中没有亚历山大(也没有康斯坦丁和尼古拉)^[2]。叶卡捷琳娜有意背离这个传统,从而向欧洲世界表明了俄国政治的新方向和俄罗斯历史进程的新的衡量尺度:“希腊的”尺度,“君士坦丁堡的”尺度。她的两个年长一些的孙子的名字与其说会让人想起正教圣徒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公,倒不如说让人想起扩大了自己权力边界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和巩固了自己的无限权力的君士坦丁大帝;让人想起对欧洲文明中昔日的希腊东方世界,如今的土耳其东方世界的向往。年轻一代大公的命名预示和预告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不可避免地将会扩大,将要建立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希腊帝国,将要在戴着“大帝”皇冠的亚历山大的非正式庇护之下为康斯坦丁(即君士坦丁)举行“小的”加冕典礼。无怪乎她是那样坚持要让两个孙子随同她进行著名的“波将金”之旅,去视察克里米亚⁸。

人们都理解这种构想——不仅是叶卡捷琳娜与之通信的人、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和欧洲各国的君主。有一则轶闻十分典型,是诗人彼得·安德烈耶维奇·维亚泽姆斯基后来记下来的:

“……(伊万·伊万内奇·)德米特里耶夫1801年3月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散步。他看见广场上的人流异乎寻常,便问一个老兵是怎么回事。‘他们正要聚在一起——老兵说——向皇上宣誓。’‘什么宣誓?向哪个皇上?’‘向新皇上。’‘你怎么了,难道疯了不成?’‘是真的,向亚历山大皇帝宣誓。’‘哪个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夫问道,老兵的话让他越听越惊讶,越听越害怕。‘那还用问吗,难道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不成!’——士兵回答道。”⁹

[1] 德语:啊,我的上帝,这个男孩会有点什么出息吗?

[2] 教堂日历上列出所有圣徒的名字及其纪念日期。亚历山大、康斯坦丁和尼古拉都是保罗一世的儿子。

宗教信仰

在信仰问题上教导未来皇上的是大司祭安德烈·松博尔斯基。他在英国住了14年，娶少女伊丽莎白·菲尔丁为妻。他剃掉了胡须，穿着便服，属于上流社会。他编制了皇村花园的平面图。他不喜欢神学上的争论，认为“圣上的赞同和公正的说明现在应当对这些千差万别的解释确定一种统一和明确的含义”（引自致阿姆夫罗西都主教的信）¹⁰。安德烈神父的这位学生直到1812年为止都没有读过圣经。他喜欢东正教的祈祷仪式，遵守礼节，但并未深入领会宗教含义的微言大义，是半个信徒——就像当时出生在宫廷的大多数人一样。

这种情形本身就不是一件好事，而当问题涉及俄罗斯的皇权时就会变得糟糕透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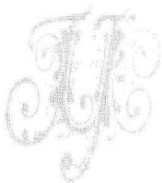
沙皇往往在极为罕见、极为可怕的情况下应运而出登上皇位。没有子女的君主去世，无人治理的动乱局面，年幼的王位继承人被杀害——这都是统治家族更迭时举行改朝换代庆典的令人不愉快的背景。显贵家庭的无谓的争斗，相互倾轧，清除竞争对手，贿选——都是这种更迭必不可免的组成部分。不过，选举仍然是一项使命，应当予以执行。被缙绅会议成员选上（更准确地说，是推上）宝座的是当选的国君，是受到人民重托的人。登基傅圣油的仪式不单是为了“巩固”这种地位，不单是赐予他教会的祝福，而且是通过这件圣事确认尘世的选择顺应天命。主宰整个宇宙（也就是说，包括看不见的天上的俄罗斯，即神圣罗斯）的是基督；派来统治尘世间的俄罗斯的则是基督的全权代理人，即俄国沙皇。

王朝创始人依靠的是缙绅会议的意愿^[1]。万一他的个人信仰稍有动摇，他将失去同上天赐惠之源的直接（通过祈祷）联系，那么至少他还会剩下自下而上的第二个“支柱”。

当年缙绅会议曾宣誓效忠于他的子子孙孙，其时他还根本没有孩子、孙子和曾孙——对他的子孙来说，一切都更复杂、更危险、更悲惨。

只有平静、深刻、崇高而又单纯的对上帝的信仰，“对造物主的信任”才能保证他们意识到自己作为君主的正当性。正是如此——平静、深刻、崇尚而又单纯

[1] “王朝创始人”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1613年缙绅会议选举他担任罗曼诺夫王朝首任沙皇。





的信仰。总合起来,这个条件是必要的,也是足够的。

沙皇一旦失去了信仰的平静和单纯,让自己沉湎于宗教狂热,或者哪怕是陷入修士般的深入的内省,那么托付给他进行治理的这个国家就会因他失去理智而濒临灾难的边缘——就像过分恣肆专横的伊凡雷帝和过于温顺的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1]时代那样。君主一旦失去了信仰的深度和高度,那么濒于灾难边缘的就是他自己。他是什么人,怎么会高居于人们之上?为什么他们是他的臣民?专制君主和僭称王,这两个“自我”的区别在哪里?肯定君主权力的公式(“朕,蒙上帝垂爱……”)是放在括号里的,结尾则是一个问号。

1778 年。

季韦耶沃村。

季韦耶沃村(离阿尔扎马斯 55 俄里,离阿尔达托沃 24 俄里)的女地主日丹诺娃太太捐献了 1300 平方俄丈主人自用的庄园地,用于修建一座女修道院。季韦耶沃附近住着一位上校的遗孀阿加菲娅·谢苗诺夫娜·梅利古诺娃,她秘密隐修时名叫亚历山德拉嬷嬷。这个地点是圣母在 1760 年左右梦幻中指点给她的。

“……这里就是上帝的旨意给你安排的地方:你就住在这里,好好侍奉上帝,直到你生命的终结,我将永远跟你在一起,我会随时来到这里,在你居住的地方我要建立一个我的隐修之地,过去、现在、将来世上任何地方都无法与它媲美:这是我在天上人间的第四次使命。我要让这里侍奉上帝的人,还有崇奉我——永远的童贞女、天下的圣母,以及崇奉我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人多得像天上的星辰、海里的砂粒,要让圣灵的恩赐和天上地上充盈的一切幸福,以及人间轻微的劳作,不从我这块心爱的地方衰退!”“你就住在这里,好好侍奉上帝,直到你生命的终结!……”

“……分属于不同的地主庄园、耕地交错的季韦耶沃村当时对于寻找一间祈祷静室的修女来说,生活十分不方便。大量的工人聚集在本地开采铁矿的露天工厂里,经常是人声鼎沸,吵闹、打架、抢劫——所

[1] 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系伊凡雷帝之子,留里克王朝末代沙皇,因愚钝无能而把国家交给其姻亲鲍里斯·戈都诺夫治理。

有这一切使整个地区具有一种特殊的、对一切和平、圣洁和崇高的事物都不友善的性质。”¹¹

11月。20日。

萨罗夫。

圣母进堂节前一天。

出生于库尔斯克商人家庭、二十四岁的普罗霍尔·莫什宁听从基辅洞窟修道院长老多西费的指点，来到萨罗夫男修道院当见习修士；修道院离季韦耶沃村几俄里，坐落在山上的一片茂密的松林中间，这座山由萨季斯和萨罗夫卡两条河流从三面环绕，很像阿索斯山。^{〔1〕}

假如沙皇生性快活而又思想活跃，他就能漂漂亮亮地演绎出自己治理国家的并不存在的意义，就能在死亡来临之前无忧无虑地吃喝玩乐——这还算是好的（是好的吗？）。假如他过分机灵、过分敏感呢？假如他性情反常、爱动脑筋呢？那你就糟了。他的一生就会变成接二连三的不幸，变成一个个夭折的希望；他在自己周围看见的跟热爱上帝的国君所看见的情景一模一样：显贵们妄自尊大、相互倾轧，宫廷生活富丽堂皇却又毫无价值，嫉妒，行为放荡，思想空虚，贪淫好色，冷酷无情，谎言，谎言，谎言！但是，跟热爱上帝的国君不同的是，他看到的仅仅是这些。用普希金青年时代的诗句来说，他会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这座腐化的城市，我们是否最好将它抛弃？/这里一切都可以出卖：法律，正义，/执政官，演说家，还有荣誉和美丽。”而臣民们则会开始怀疑：说真的，这是沙皇么？是不是让人给调包了？那么他身上的沙皇标记在哪儿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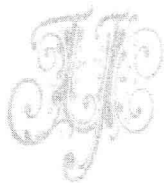
1783年。

8月。6日。

帕维尔（保罗）·彼得罗维奇大公受赐获得巴甫洛夫斯克附近的加特契纳领地。不久这里组建了多少有些“少年军团”^{〔2〕}性质的加特契纳部队，隶属于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自1792年起炮兵阿列克谢·

〔1〕阿索斯山又名圣山，在希腊。11世纪时来自罗斯的修士在此修建了阿索斯山修道院，系东正教最早的修道院之一。

〔2〕“少年军团”系供彼得一世少年时代“军事娱乐”的队伍，由青少年组成。





阿拉克切耶夫在加特契纳部队当军官。

“……允许继承人有那么多的淘气行为,是为了让他有事可干,不要去想管理国家的事。”¹²

教 育

不完全,不是高等教育,而是中等教育。

叶卡捷琳娜操心的是,那些聪明的(过于聪明的)教师可别像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的抚育者们那样,变成“代表”学生及受到学生“委托”的不公开的摄政者和政治上的说客。因此,侍从将军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萨尔特科夫操心的主要是“别让他们(大公们——作者注)在穿堂风里受凉,别让他们积食”¹³。萨尔特科夫的助手亚历山大·雅可夫列维奇·普罗塔索夫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他们不要积食,不在穿堂风里受凉。大司祭安德烈·松博尔斯基神父的使命是讲授神学。不过,讲授数学的是享有盛誉的马松,地理和自然教师是著名的帕拉斯,物理教师是学问渊博的克拉夫特,讲授俄国历史和语文的则是敦厚善良的米哈伊尔·尼基季奇·穆拉维约夫,他的儿子和侄子都是1825年十二月叛乱最积极的参加者,诗人康斯坦丁·巴秋什科夫则是他的子侄辈表亲。

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生性怠惰,反复无常,做事杂乱无章,而所有反复无常和生性怠惰的孩子喜爱的课目——音乐和诗歌——祖母又不许教(这不在她的规划之列)。因此教室里让他觉得枯燥和郁闷。老师们对他感到不满。

不过教导员对他似乎感到满意;祖母对教导员感到满意;父亲则对所有的人都感到不满。

1784 年。

3 月。13 日。

叶卡捷琳娜二世完成了关于大公培养教育的训令和教育敕令《俄国历史手记》。

6 月。10 日。

一年半以前来到俄国、担任两位大公的法语教师的瑞士律师弗雷德里克-塞萨尔·德·拉阿尔普(La Harpe, 1754—1838)向女皇呈交了一份教育呈文,是按照女皇本人的训令的模式撰写的。呈文取得了成